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七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輯錄音說 纂疏 孔氏曰左傳以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又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又曰孟諸尚書作盟豬詩譜作明豬明音孟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

子之湯兮他郎他浪二反宛丘之上兮辰羊辰亮二反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武方武放二反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

國人見此人常游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纂疏】濮氏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東萊呂氏曰湯雖訓蕩與經序爲游蕩者靜氣象意猶不同詢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鷺羽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游而鼓舞於是也【纂疏】爾雅曰鷺齊魯春鉏遼東樂浪謂白鷺孔氏曰翳持鷺羽翳身而舞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一說李氏曰王氏以值爲道曰值者百姓獻若之言東萊引先生注初解亦曰值遇言無時不遇其出游而舞於是也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纂疏】孔氏曰缶易離卦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樽酒簋貳用缶注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又是酒器左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水盛酒即今瓦盆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作刺幽公孔氏曰幽公寧愼公子當厲王時諡

東門之枌扶云反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
其下叶後五反○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
其事以相樂也【纂疏】楸氏曰枌見唐山有樞栩見唐鴇羽○一說毛氏曰子仲陳大夫氏嚴氏曰子女子張氏曰婆娑不以
是舞但采枷翱翔之義○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細韻未詳不績其
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
也【纂疏】孔氏曰旦早朝善謂無陰雲風雨一說嚴氏曰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謂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疾亂或然
也○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
貽我握椒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
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辭曰我視女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纂疏】濮氏
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數蚍朶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蚍葉大花落始生立楸日
人藉之名曰敷葉至地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棲遲游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齊姜姓【纂疏】孔氏曰衡古文橫字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嚴氏曰毖然流貌毛以毖泌字異義同泌當為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為泉水也濮氏曰棲遲以為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與味深長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獎里反）

賦也子宋姓○【纂疏】陸氏曰魴一名鯿江東呼為鯿音邊釋文曰伊洛濟潁魴廣而薄肥恬少肉細鱗漁陽泉州遼東梁水魴肥厚其美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山陰陸氏曰魴青鯿細鱗縮頭闊腹其脊方其厚褊故名魴亦以鯿魴也鯿鯿也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

衡門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本序說嚴氏曰前一章喻陳國雖小亦足有為後二

章喻不必大國而後可爲政讀備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五故反）（歌叶）○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興也【補傳】補傳曰陳風三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孔氏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子孫昌盛女美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美稱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鄭氏曰晤猶對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紵麻屬）【考證】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荊楊間一歲三收剝之去其表但得其裏之韌（音刃）如筋緝以織布禹貢豫州貢紵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考證】濮氏曰菅草與茅大小懸絕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茗也黃華者名蕖俗名黃芊即蒯也曲禮有蕢稷于蒢有蒯席白華者名茭俗名白茅即菅也召棠召伯所茇喪禮有菅屨左傳枸部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讀備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晳晳之世反○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謂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亂使然鄭氏謂親迎之禮以昏時李氏謂荀卿家語婚姻禮廢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是外之親迎也逆婦姜于齊是內親逆也著刺不親迎故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楊雖行親迎而女不至蓋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有他志不肯行也所以至此亦民之罪上之人之罪

也疊山謝氏曰男悅女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禮義者也讀備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纂疏濮氏曰墓冢域城見唐葛生檀弓云葬于泉又云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也又云古者墓而不墳墳則封之所以識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濮氏曰斯莊子斯而析之○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興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纂疏陸氏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鵩賦見也今謂之鵂鶹亦名訓狐濮氏曰漢書霍山家鴞數鳴楚詞注鴞鴟二物又云肥似鷄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蘇氏謂大指陳佗朱子舊說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代之桓公卒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事見左桓五年六年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作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愚以陳氏意推之前章墓門有棘以興陳佗之不良斧以斷之以興國人雖知佗之不良而桓公乃不能為立賢師傅輔道如斧之斯誰昔然矣猶云昔誰為此乎擬谷初以出後章墓門有梅梅美木以興佗性本善有鴞萃止鴞惡聲鳥以興群小附和今佗之不良亦有歌其惡以告者矣告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豈有及哉亦追咎之辭也說備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所謂迂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附錄】陸氏曰苕幽州人謂之翹饒 濮氏曰

例謂譸詠則字与詩同音譸張爲幻然以背衍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一說毛氏曰防邑邛丘東萊呂氏曰後漢地理志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中唐有甓 蒲歷反 邛有旨鷊 五歷反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吐歷反○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嚴氏曰中唐乃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綬鷊綬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歐公曰宣公好信讒國之君子皆憂讒及已以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以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一耳又如言說蔓引牽連俯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甃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或義与貝錦同乎美李氏曰与葛生予美同爲寡婦人所指者夫此詩臣子所美者君誰侜予美愚謂其意若曰讒言誑惑吾君者誰乎使我心惕二初初然言誰者不欲斥說者之爲何人也讒備

月出皎兮 古了反 佼人僚兮 音了 舒窈糾兮 窈烏了反糾己小反 勞心悄 七小反 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

釋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補說】李氏曰孟子云子都之佼揚雄方言云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為佼錢氏曰悄默憂也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興也懰好皃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補說】王氏曰懮言不安舒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早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補說】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我乘駒朝食于

株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纂疏】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二外曰牧二外曰野二外曰林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一說東萊呂氏曰首章蓋國人問盜公胡為乎株林從夏南○詩人則為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蓋欲為之隱而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纂疏】靈二十年國比公子左宣九年書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叶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禮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纂疏】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說文曰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

其華菡萏其实蓮其根藕○彼澤之陂有蒲與蕳古顔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興也蕳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李氏曰與盧令其人美且鬈字並同其義則一嚴氏曰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称遂以此爲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称莊姜車舝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称婦人多矣○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愚按嚴氏云序以此爲淫詩則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其辭莊甚絕不類抑邪氣多意詩次株林後當是相氏而作国於天地必有与立公卿宣淫陳之乱極矣而洩冶獨以諫死有美一人其洩冶乎詩人所以痛傷之也而交風於是絕其亦何以有所感矣詩言彼澤障之水方虎決潰乃有芳烈之蒲芳馨之荷与蕳皆非所宜有也以與陳国危乱乃有如洩冶之賢使不得其死嘗如何其傷之有碩大之德且勁挙以尽忠激恪以手上使我營食亡无所以淚泗交流中心忿急展

轉反覆於枕席而不能起也按靈公與
孔寧儀父通夏姬洩冶諫不聽而殺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陳宛丘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万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　鄭氏曰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illegible]　其地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曾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刀。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絜其衣服逍遥游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弋笑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附錄 蘇氏曰狐裘狐白裘衣也嚴氏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服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玉藻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鄭氏以爲黃衣狐裘爲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国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絜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爲狐白舊說檜君服羔裘之朝服以游宴服狐裘朝天子之服以聽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何爲遽去蓋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遥翺翔爲可憂也一說濮氏曰序但云大夫去國之詩詩言羔裘狐衣亦無畀鄭說者但因如膏有曜遂謂好絜其衣服因逍遥翺翔

後詞不能彊於其政治不肯實以告其顯諫也然其去國則必有故矣詩言君平時服此服而燕居也服此服以朝群臣而在公堂也今豈不想像而思之至於勞心憂傷悼焉則其去也非不愛君也直不得已耳

羔裘三章章四句【[illegible]】鄭氏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illegible]】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為既祥素紕之冠謂縞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則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士冠礼主人玄冠朝

服爲韠帶素韠鄭氏以素爲祥服皆本於礼本注紱音皮叉曰詩
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若今无此人所以此
心慱慱○愚謂棘人只是如棘之人
而憂也。若所謂瘦瘠如柴之義也○庶見素衣兮我心
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illegible]也素冠則素衣矣與[illegible]鄭氏
予同歸愛慕之詞也 曰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鄭氏裳而言衣衣是
大祥曲礼云兩手摳衣謂摳裳也李氏曰此其言庶幾欲見服
既祥之素衣者今无此人欲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
之同歸也○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亦
同歸其
家也○庶見素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
與子如一兮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
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思之不
解也與子如一[illegible]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韠若韠從裳色項氏
甚於同歸矣曰禬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
世可
知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按喪礼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
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禫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

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情而為節文三日則不食既殯則食粥既虞卒哭則食疏食水飲朞而小祥則食菜果又朞而大祥則食醯醬中月而禫則飲酒醴練祥與禫之衣食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此以強人哉

隰有萇丈羊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酷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陸氏曰萇楚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葉莖弱過一尺因蔓于草上東萊呂氏曰夭如少好之夭謂始生時生意欣然可愛○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

一反○蹶也无家言无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本序說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則引蔓于草東萊曰猗儺其枝柔弱牽蔓盡如人多慾者矣反思萌芽未牽蔓之時生意欣然可愛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无知无家无室者言兆其君之多慾故其辭渴而激濮斗南曰序言孩之愛是警言告少年之以迷於色者以下隰之地有萇楚之草枝條華實柔弱裊娜以興卑下之女少好妖娆光澤如沃盡能極妍以相媚悅者非愛子也樂子之无所知而未有室家耳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日悅反兮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濮斗南古是時周未東遷王室陵遲賢者憂嘆而作是詩周道與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同

○匪風飄撫遙反叶匹妙反

兮匪車嘌兮（符遥反又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回風曰飄嘌嘌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附錄】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孔氏曰烹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濮斗南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滌其釜鬵以與誰將歸周乎有則我願慰之以語檜國於溱洧在周之東故因覩周道而思西周）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附錄】詩譜云昔堯嘗遊成陽葬焉舜漁雷澤民俗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患難末時富而无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变風始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叶創舉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叶昌據反 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黄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詞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附録 嚴氏曰蜉蝣翼中蠋虫楚楚猶言清楚賓之初筵籩豆有楚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无日如渠略然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叶蒲北反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 求勿反○含息也 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音稅叶輸藝反○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附録 孔氏曰此虫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貌鄭氏曰麻衣深衣孔氏曰諸侯之禮夕深衣呂氏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驚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无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意也彼曹君方溺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至之无日不自知其

蜉之[illegible][illegible]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賦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東萊呂氏曰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礼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柲音祕猶柄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戈殳俱是短兵嚴氏曰芾字當作韍古字通用采菽箋曰芾大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采菽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疏曰玉藻說韠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制同別言之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尊祭服也祭服施以祭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

其服叶蒲北反○興也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纂疏】陸氏曰鵜鶘也好群飛沈水食魚故曰淘河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安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小人竊祿高位而不稱其服也○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為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也○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纂疏】嚴氏曰草木薈蔚推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之喻小人肆志超利於上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賦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

矣然亦非所以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此皆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申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矣【纂疏】嚴氏曰鳲鳩布穀也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釋文曰鳲鳩一名鴶鵴音吉菊亦作秸鞠秸音戛郭氏曰江東呼穫穀方言云戴勝陸氏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仲春鷹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人謂之擊正山陰陸氏曰一名鵯系江東呼郭公焉俗衍家婦書曰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草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常度不差忒也【纂疏】蘇氏曰子自飛去母常不移者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諸李氏曰若毋无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孔氏曰知此是皮弁者以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吊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視朝之常服○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濮斗南曰四國四方諸侯之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榛見定之方中）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比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嚴氏曰冽从二點者從水清潔也一點者从冫寒也今此詩与大東有冽氿泉傳皆訓寒則當从冫今字乃从水者當為清也与大東異陸氏曰禾莠禾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山陰陸氏曰蕭即白蒿葉白莖粗科）

生多者百莖一本生有者取以祭祀以卜蓍之為物者此似艾今俗謂之小毛蒿〇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 愾我寤歎，念彼京師。愾苦愛反 歎吐丹反 叶 賦而比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疏】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其韻而變文耳。〇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芃 薄工反 膏 古報反 郇 音荀 勞 力報反 賦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〇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疏】李氏曰：郇伯者，郇伯為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古有東西二伯，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卒，畢公代之，是為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毛謂二伯，鄭謂州伯。觀經言郇伯，其為二伯，其為州伯，此不可知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

亂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附録】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只無其人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詩卷第八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䟽

豳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郃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 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揭皆如字而歲讀如雪 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奬

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
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
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
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
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
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
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
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
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
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寒至十
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
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
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
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
之[illegible]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
商[illegible]時所用者夏正也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
日二月之日一之日若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而終於十更有餘
月饒以一二紀之也黃氏曰或曰周公周臣言夏正不順于謂
后稷君邰至公劉君豳正夏之時也當夏時而言夏正其說明
矣先儒以一之日為周正因謂周公以月紀夏以日紀周不

知夫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候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如易之言八月有凶七日來復初豈有異義哉釋文曰耜易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手耕曲木曰耒耒端木曰耜二耒下刺也淮斗南口出器本以防守為名而可偏奪故防頻有異其形異之良耜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孔氏曰月令季冬之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令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舉足而耕故傳以幽土晚寒鄉天下耕季晚皆較中國一月也又曰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同福樂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勉勉以勤事其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喜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為序先公號令之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叶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眾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眾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國中

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
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
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于鬼反
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
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
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猗之其條猗猗然也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
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
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
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
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illegible]不自愛以
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孔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氏
曰萑葦是蒹葭故月令季春具曲植蘧筐注曲薄也植槌也小薄用
萑葦為之以為蠶用又曰條桑謂斬條於此采之也釋文曰斨

即斧也斨孔斧受柄處隋孔狹而長女桑荑桑鄭氏曰今俗呼
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孔氏曰鵙夏至來冬至去順陰氣
之動其声鵙鵙以声得名補傳曰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曹
氏曰祭義云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
繅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
文章而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四月秀葽於遙反
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
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爲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
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牙反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
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
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也○言
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
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
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
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
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釋草曰木謂之華草
謂之榮鄭氏曰物成
自秀葽始曹氏曰葽遠也劉向說葽味苦苦謂之苦葽本草遠
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繞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孔氏曰蜩

方言楚謂蟬為蜩秦晉謂之蟬釋文曰穫刈穀也孔氏曰蘀落葉為蘀釋文曰貉以狐善睡其子名貆音暄孔氏曰孔无貉裘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嚴氏曰貉以為自用之裘狐貍以為公子裘賤自奉貴奉公也○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叶同上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歲則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商周而迭用之耳豳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兼而迭用之何也先生曰周歷夏商其

未有天下之時周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猶遂石純臣族
之義又自有秋記其附月者故三正皆用之也尚本氏
曰斯螽蚣蝑也蒷蠆與蛛蝗也舊說以為則螽斯非也必見周
南螽斯舍人云斯螽春黍陸璣云幽州謂頭春箕蚣蝑數長而青長
股長脚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兩股相
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呼虴蛨音麥山陰陸氏謂蚱蜢[illegible]田
拜孔氏曰沙雞絡緯也沙雞織之類陸璣云沙雞如蝗斑色毛翅
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或謂大如[illegible]分絡
是也山陰陸氏曰謂其鳴如紡緯也沙雞一名投機謂其聲如紡
焉蟋也蟋蟀即促織蟋解見蟋蟀按詩傳本伊川程子說然三
物名色也誠是故備載之雜乃惠東萊三正論于民俗不之說
以刑方蠶門以風故沱之以為商周附會而遂用之不能
无疑益公劉乃以爾時也商正猶且未建何有於周以此改[illegible]成
之文乃述夏時豳父老之言豈得有言之乎疊山謝氏以為[illegible]十月
一草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歲[illegible]之始
二月為歲之終既以十二月為歲之終必以正月為歲之始
改歲乃為大寒之候一變為立春則歲律改矣七月詩祭之時之
改於未至蟋以事之備於方來五月斯螽動股之時已知莎雞
六月必振羽七月必在野八月必在宇九月必在戶十月必入
改除下當蟋蟀未入床下之時即為穹窒熏鼠塞向墐戶計
所以為此者正為十一月觱發十二月栗烈至大寒則寒氣捏
而改為立春矣不入此室可乎觀此則東萊之論不[illegible]辨矣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　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　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　十月穫稻叶徒苟反　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叶殖酉反　七月食瓜叶音孤　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七余反　采荼音徒　薪樗敕書反　食音嗣我農夫賦也鬱棣屬蘡薁也葵菜名也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介眉壽頌禱之辭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苦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纂疏】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与棣相類薁〃李二者相類同時熟濮氏曰陸氏又云薁李一名車下李蓋二者相類故名栩枇乱山陰陸氏曰薁有紫白二種○左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爾雅曰菽大葉小花紫黃色可茹濮氏曰戎葵一名蜀葵秋種經冬至春作實香氏門公儀子拔園葵此也濮氏曰菽豆葉謂之藿孔氏曰爵詩人老年若以有毫毛秀出劉氏曰熟之枯者可為茶漱者可挿濮氏曰樗莊子不材之木惟可充薪。○九月築場圃博故反　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

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藳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李氏曰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黍稷晚王黍稷下入由田野上都邑故謂之上○愚按如集傳或說訓晝爾于茅以下是婦人於其屋嚴氏曰宮功方畢即治野廬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己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徒力反）

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子兮反）彼公堂稱彼兕觥（古彭反叶古黄反）萬壽無疆

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觥爵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illegible]〕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衆略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周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時奉

〔[illegible]〕乍儔古昔

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於是取之注云夏十二月日在虛
范處氏曰天官凌人十二月斬冰則納之豳土地寒故正月藏
之錢氏曰胡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
王業肇於得民出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故國人以羔羊朋酒自
詩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近國之初
麼事草〻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

如之所謂此詩也田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〻以忠利上父〻子〻夫〻
婦〻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
也節〻也七月愚按術傳曰豳周公之時不列正風
者義也○何也豳非周之列國周公爲遭變而
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
所言王者事也七月以周公故豳居風也又按黃氏
夫曰公劉乃召康公作以戒成王言公劉之學於民
七月則豳國本有是故周禮春官迎寒暑而吹豳詩
可見周公特陳之非公所作也故詩准言豳周之風
俗初不言后稷先公如何而降民此公劉所以入雅
七月所以不得入雅也愚謂黃說似優循傳謂周公
遭變而作尚可謂雅言王者事則公劉亦恰不得入

雅也竊謂詩乃周家之詩特其夏之列國耳又七月惟言豳民之風俗則不及於周之先公以詠公故得為變風之末非所謂商頌乃商詩因正考父得於周之太師故得殿周詩之末固不可與公劉並也竊疑豳風之作何以獨首七月豈亦如六月因於出征正月因於繁霜十月因於日食四月因於遭亂七月特因於遭變而作也邪至若豳風所載一歲間事獨缺蒲辰之三月毋亦周公偶忘之邪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声無毀我室又叶上声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叶眉貧反○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附錄

或問既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管蔡不可復亂王室不知是否此吾所嘗恨初是將謂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

所殺而其子亦然事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咎管蔡一段問不知當初合以天下之力誅紂了却使自家屋裏人自做出一場大疎脫這不是周公之過况疑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是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般事皆係後來必是被武庚与商之頑民每日將消去潛唆他乘隙以言語間之曰你是兄却出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得弄戲想得被這般個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個都是武庚与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蔡如此曰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詩多事而詩書傳所載得大然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

爾雅曰鴟鴞別名鸋鴂郭氏曰鴟類呂氏曰惡声之鷙鳥詩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爲梟爲鴟鴞之類也

東萊呂氏曰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寇殷民之辭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古反）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後五反）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萊呂氏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

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比也。拮据，手口共）
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也。卒瘏，病也。室
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
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前日所〔印〕詩傳多是
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出於當時
物談難而為之。如鳴鴞云拮据捋荼之語，訂此斷也。又曰：此詩
乃周公為之，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贅乎？斷考疏周公之言便
雅讀如立政、君奭諸篇是也。最好若準無遺。一書中間用字亦有
詩張為幻之語，若周官[illegible]仲季壽[illegible]是曰[illegible]六分公出於當將
有司潤色之文〔印〕毛氏曰：拮据，撠挶也。音戟。翦孔氏曰：撠持
非純周公語也。拮据，孔氏曰：撠挶，謂以手爪挶持。序東萊呂氏曰：韓
詩云從為事。拮据，孔氏曰：其為拮据者，謂汲汲之秀德出其東
門發云荼萑苕秀，然則荼亂之秀，其物相類，故名荼也。王氏曰：租
與租賦之租同。嚴氏曰：手指捋而捋荼蓄租，而口卒瘏父錯言
之也。○一說蒩八曰租，租同藉也。禮鄉師大祭祀供茅蒩。司巫
祭祀供蒩館蓄租
言蓄之以為藉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
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比也。譙譙）○
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
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

急哉又說己勞於王室又未或而多難乎〔印〕閔周公作鴟
之則其作詩以喻勤亦不得而不成以汲此鴞詩以遺成
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
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
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
未必能遂无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啟之必大曰此二公
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雷風不起時又如何
必大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非
一日矣但他人不得知耳曰東萊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
其事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擇了大推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
得便假死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懷光反其子璀告
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
時事勢然於周公之事則不過便成王終於省悟耳

鴟鴞四章章五句（事見書金縢篇）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叶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叶莫...）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
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迴反）彼獨宿亦

在車下叶後五反○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〻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虫似蚕者也烝發語声敦猶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〻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李氏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周

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illegible]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孔氏曰大司馬大閱教戰陳嚴銜枚而進一說濮氏曰士疑作事行當作銜不必析行陳與銜枚為二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後五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

懷叶胡威反也賦也。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也。○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己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附錄

果臝[illegible][illegible]謂之天瓜，六月華，七月實。陸氏曰：伊威亦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蠨蛸名長踦，[illegible]蜘蛛也，小如蜘蛛而足長，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而後從如草，使人不歸為求救名長踦。得八曰町畽鹿踐[illegible][illegible]。氾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為田里所聚。濮氏曰：舊說以熠燿為螢，以宵行為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矣，當知宵行乃蟲名，不亦止曰家無人久用訓。五物非可畏也，但起人懷思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泥因反○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

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於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附錄】董氏曰鸛似鵠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嚴氏曰一名瓜苦者不可食故過時而猶存漢儒以為栗薪之上說陸氏曰垤蟻冢也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垤皆蟻封也恐未識好者鸛知天將雨則翔其以鳴耳詳未有後而後雨也○以洛此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附錄】濮氏以皇黃白馬也謂有黃處有白處駁駵白馬也謂有赤處有白處爾雅曰婦人之褘首韓謂之縭縭以門撑蹤小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東征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眾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

太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有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斧我斨莫得說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註之類猶云四國是皇祭之商掩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所却不照管例自家財說賞罰破斧如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詩意却是問如語頭義焉東問破斧詩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出此謂大率是如此不必恁地前有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且如大率是如此不必然學者為善是善人之徒為不善便是盜賊之徒曰破斧詩公當初說未合有疑只是人之疑亦有讀書不善會者只是好有大詩此曰先生之義又說只被那一句碍了先生曰此詩周公之傳又有以見得周公之心所以有被堅執銳大之情只說那一句便休未見得他意味深○上答周公前篇勞己之意愚謂集傳盡以此詩為軍而詩辭真有以知公之心所以有彼堅執銳之人莫非聖人之徒之語而誠不必泥也

○既破我斧又

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遒斂也休美也○謝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振旅用之不獨斧斨破缺者車馬可謂勞矣然以不戰而勝則可謂不殺人矣又曰周公之征也以大義討有罪除道路之二年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征之久以戰而服之非周公之師有所不得已也周公東征推四國是正即武王之討也用兵而已其所以不忍為戮我民者周公之仁也今觀其詩則天地之德不覆載者也破斧之所以作乃哀我人斯之嘉休皆不相勝之辭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

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流放不同其道則一以象
之禍及於王室而祀故將封之管蔡流言將及周公以
間古者稱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
之天下之所同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柯音哥
興也○此比周公之難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籩豆禮器

伐柯二章章四句

○愚謂首章云美周公猶未其失謂判執柯之不知己是詩比以與之意辭若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也哉朱子兆之當矣竟更欲以下篇比之人也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不過謂見公所服袞繡也

興東深則所謂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亦不過謂見周公
踐行纂言晉曰有所謂盛禮以迎公之意哉大槩青山
篇是東人欲取法周公礼法所謂伐柯必斧者是
欲比取則於周公之法也所以擬則於下章籩豆處
故下章告之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但以手中所執
之柯為則則可矣以比欲取法周公礼法亦不遠而即
公籩豆有踐處
取法之斯可矣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附録

云附録緵罟謂之九罭九罭網也見爾雅孫炎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郭璞謂緵今之百囊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下同）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

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悲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將歸矣，又信處於女也。附錄 五言十飛之時也，是人何嘗不知周公。逸詩皆小言，此体亦方子。○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東人謂不復來，豈不復其位乎，與所處乎相得，附此則下二章亦公之言。○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附錄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信處；公歸不復，於汝但寓信宿耳。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有袞衣，其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以我公歸，我心悲。其寫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以後文[illegible]之，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說，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碩膚，赤舄**音

几几 興也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舄冕
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
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
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
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
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
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
其立言亦有法矣

【附錄】說只是反說亦有此意義畧以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必大問公孫碩膚
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不居云云看來詩
之意也回護委曲折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体當如
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
也只得如此書自是体當如此問又曰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
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耳必大

【纂疏】孔氏曰前行曰躐嚴氏曰中庸言前
定則不跲注跲躓也釋文曰躓与疐
皆顛倒之類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却頓而倒於尾鄭氏
曰屨人注王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
衮赤舄則諸侯与王同複下曰舄禪音冊下曰屨毛氏曰几絇
号勳貌孔氏曰絇爲頭飾士冠礼注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
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程氏曰狼所以致禍難危困苟
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之道无利欲之蔽故雖

危疑之地安於舒泰亦赤舄几几然安也輔氏曰凡人處利害之際則牽於利害不安其常雖賢者或至於喪其常度者或至失其所守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其壽觀聖人矣○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疐跲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愚謂詩人或指周公或稱公或稱公之子或稱公孫所以稱之者不一其門公孫者特指其爲公劉之孫耳孫讀作本字自可既公謂碩大膚於碩膚猶言體胖豐盈亦是心廣體胖之意豈此詩是從周公身體上說上所服之赤舄所著之德音也即興觀上二句因已是興說周公處危疑之地下二句便形狀其從容之盛美章明言其德消長不可得瑕疵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也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无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国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

我一◎愚謂上篇東人見周公遂曰有踐知其礼而求

也　其法此篇東人見周公衮衣繡裳不忍其去

而願其　此以旁附九罭篇說

留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

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

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

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

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

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之

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

矣哉　○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

詩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

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

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

礼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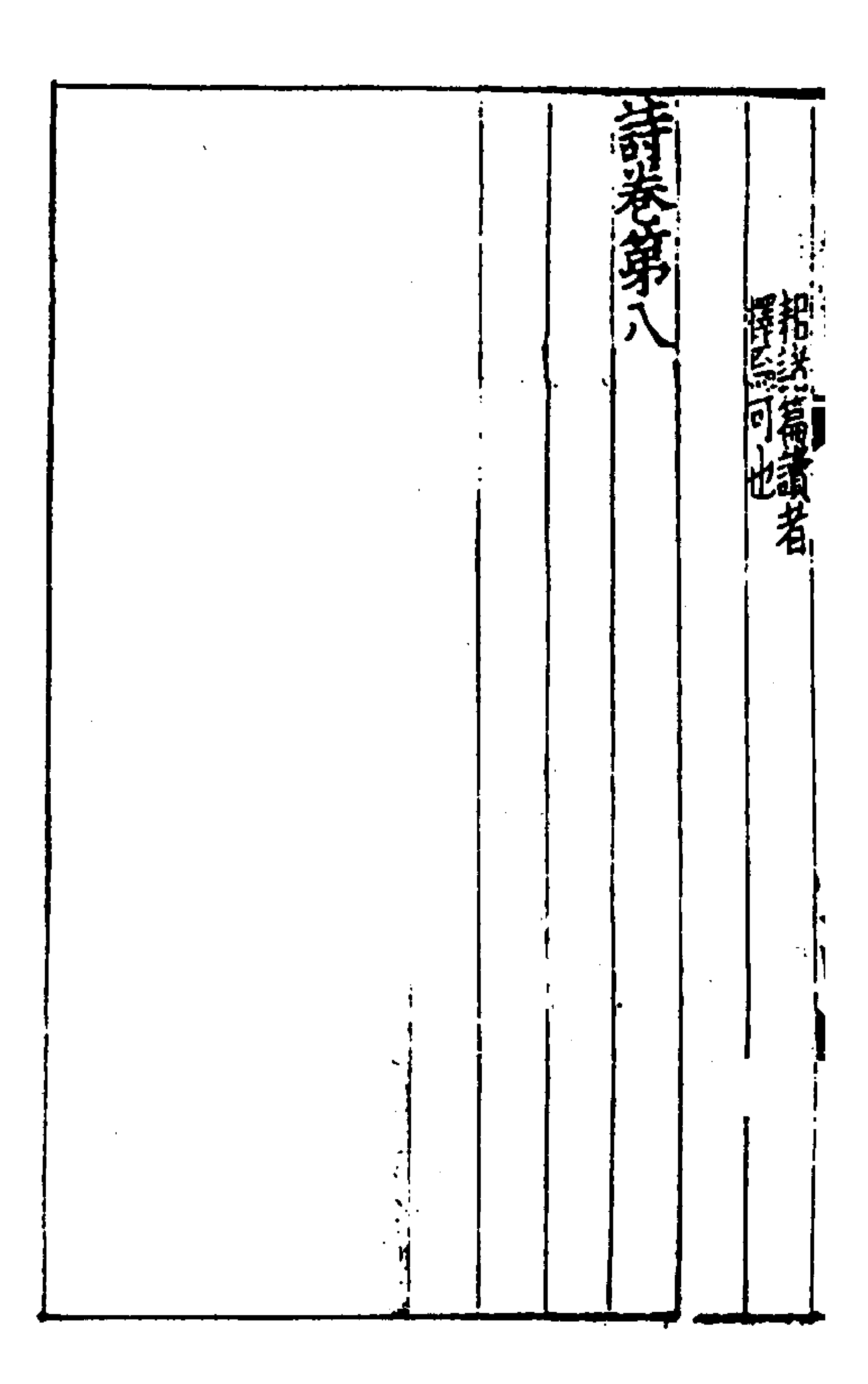
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

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

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

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於大田良



耜詠篇讀者擇焉可也

詩卷第八

詩卷第九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小雅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附録 大雅小雅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亦按其腔調而作耳 大雅小雅只是古作樂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詞目為大雅小雅也 輯說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 大雅小雅燕禮用之君臣之間大雅饗禮用則止人君可歌 附變雅曰亦是變用大小雅腔調耳大雅問變風變雅如何說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是依他等附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呂東萊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作離騷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九辯之類則為傳耳 纂疏 小雅 大雅

者鹿至居成所謂雅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魚麗凡六篇為或
時詩自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凡周公成王時詩凡十六篇為
小雅正經自六月至何草不黃凡五十八篇作於宣王至幽王
時謂之變小雅譯文曰二雅正有文武成康變有厲宣幽六王皆
居豐鎬文王居豐武王居鎬成王定鼎洛邑復都豐鎬孔穎
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六篇亡雅十六篇東萊呂氏曰凡書
非正經若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孔按楚辭所謂離騷諸
之經自宋玉九篇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
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
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義亦又
謂未知此傳在何書
則非此東萊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茫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叶戶郎反○興也呦呦聲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

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疏義 陸氏曰：蘋蕭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嚴氏曰：琴瑟見關雎。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孔氏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禮成樂備，乃可言語。孔氏曰：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云云。程氏曰：既食則相呼，物情相樂也，故以興主賓燕樂如此。疊山謝氏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斯道，無一事而非道。觀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嘉賓者有好我之心，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謂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豪反 視民不恌，他彫反，叶音挑 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叶五刀反○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孔昭，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

詩言燕樂嘉賓以厭其【疏】孔氏曰刪楚間謂嘗爲敢去刃切王畮
所以示我者深矣【疏】叔曰燕禮賓用公卿君子有惜君子則大
夫以下群臣濮氏曰燕禮名饗食燕三者皆賓礼形弓朝饗
之饗礼也伐木陳饋八簋食礼也此又南有嘉魚式燕燕礼也
周礼掌客凡諸侯之礼上公三饗三食三燕
諸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 呦呦鹿鳴食
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
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
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 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体
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无已也
【疏】陸氏曰芩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濮氏
曰湛沉同言沉酣也皆沉湎韻皆協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
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
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
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
人也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
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
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

食驁帛為侈哉大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
備則賢者不處此賢者不處則恥得樂而久其公乎上下
【附錄】此擧鹿鳴四牡皇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
通用之樂不知如君使臣謂曰王事靡盬之類
庶人亦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
肄三官其始也下謂君以盡入學之始須敬、他便知
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
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關雎卷耳
采蘩采蘋等篇皆是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情平大雅氣象深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深切至
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令孫子誦
之則見其詩果足懇至如鹿鳴見得賓主相好之誠
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
理之正四牡古註云況入公義非忠臣也无私情非孝
子也此詩其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
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云每懷靡
又其後便咨詢咨謀看此詩鄭氏曰學記大學
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精【纂疏】始教宵雅肄三宵
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李氏曰宴禮小
臣納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華笙入立于縣
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徹俎說屨而行无筭爵无筭樂則是文武以後以此詩爲燕樂群臣之歌也輔氏曰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以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愚按東萊引朱子訓[?]解今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哉[?]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南陔至菁莪周[illegible]所制之樂歌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敬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礼也故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以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纂疏】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者諸侯受天子之命以治其

国而但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也皇王事也靡盬見唐鴇羽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 七氏曰嘽此為勞咄息之貌項氏曰宜者此明於行說行坐則起行居則坐也嚴氏曰說者以為勝者出而自身坐者因際者出而坐也李氏曰大意謂不暇以勤之義 ○翩翩（音篇）者

騅（音錐）（朱惟反）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

翩翩飛貌騅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騅屬將養也○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孔氏曰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說祝鳩孝也嚴氏曰左傳注祝鳩孝故主教民見鴇羽亦山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四 杞枸檵也 嚴氏曰枸檵音計本草一名

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根名地骨亦名苟杞三五尺作叢又曰詩有三杞將仲子將杞鄭屬也南山有臺有杞湛露兆棘山木也此詩苞杞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侵寢二音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深審二音∴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毛氏曰駱馬白身黑鬣者也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視臣如手足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愈其情乎此章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

皇皇者華芳無反芳夫叶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賦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眾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唯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

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朱子初解此詩若以戒大夫爲旨於其首道之作以發言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六轡如濡如朱由二反載馳載驅駈于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呂氏曰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齋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謨悲反○賦也如絲調柔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 李氏曰騏見小戎如絲言調直也

○我馬維駱音洛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

載馳周爰咨詢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駰見均調也詢猶度也謝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敎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它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敎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侍礼反○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尒雅曰唐棣移常棣棣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氏曰何彼襛矣與論扁后唐棣之華則尒雅所謂移也此常棣与采微言維常之華則尒雅所謂棣也陳氏曰榮於上而持鄂以周者華也周於下而持華以榮者鄂也孔氏曰鄂比弟華比兄鬱山謝氏曰同根共餘相依而不相離如人之兄弟出於同氣以天屬者不可解也以

棠棣華鄂觀之凡今之人相親相愛生死可恃者莫如兄弟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隈反

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集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疊山謝氏曰原隰猶檀弓所謂升於瑕丘觀於九原乃墳墓之間親戚朋友送葬者聚於原隰頃刻而散不復思念兄弟因義之厚既葬之後哭泣哀痛不得用兄之思其容貌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同氣相求之情然不忘猶曰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兄弟求矣亦猶是也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反叶它涓反○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

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遜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故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谷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陸氏曰脊令大如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山陰陸氏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當大雪極驗程氏曰脊令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濮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於兄弟之詩章氏曰集注作鶺鴒小雅左氏作鵰鴒○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亡甫反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賦也鬩很也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很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吳才老補韻攷詳然乎富氏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亦有雖不去者如外禦其務叶烝也无戎才老无尋勲却云務字古人讀作蒙不知我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叶汝也戎故音義則○遐毛氏訓戎爲相去声即集傳助之意妄意如叶韻訓作汝亦可言當此時朋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之意似通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賦也上章言患難

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附錄】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以友為如友生可謂疑而問之辭也時舉【纂疏】疊山謝氏曰哉者非從小皆好傷言患難勞苦之時也凡人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則皆以財貨各為生計未必常相親比士則群於學農則於野工則藝於肆商則化於塗與朋友交游相聚之所多與兄弟則內相暌之時少故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言其不如友生之哉寧也

○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其和樂矣【纂疏】嚴氏曰孺親慕之義兄弟具集則和樂而相親慕也疊山謝氏曰孺者孩提之童謂之孺子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無窮也外人飲燕侍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安於論者敬或不足斯待饗親者禮文有時而廢寡也遂兄弟陳飲酒而並不於饗飲亦可樂矣向如兄弟無故飲酒於家庭之閒不惟和樂其情親義厚且無異於孺子嬉戲之時乎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樂且湛答南反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

無以父其樂矣

疊山謝氏曰凡人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雖有乖睽人合居者亦不得康寧也

○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就用乎字為韻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況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

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此章蓋實今不然

蘇氏曰又問六章七章殆然況家將然心發歡相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於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蘇氏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耶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低此看得出

王廝叔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咸以至不得具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亦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究樂妻子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言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親睦無益

貞於汕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遂圖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詩忍反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

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
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喻人之不
可无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
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
必聽之，相之而錫之福壽。濮氏曰：鳥鳴嚶嚶，即黃鳥，已見葛覃，
之以和平之福壽。因其聲故又名鸎鸎。歐陽氏曰：詩言鳥之
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忽卒之
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神其聞之，
吾儕為友，當於久相與和平。疊山謝氏曰：鳥之在喬木者，尚不
忘在幽谷者，別人之為人，自窮而達，獨不能求其在下之同聲
同氣者乎？人之常情，以貧賤之交而貴備富貴之交，富貴者必
有不平之心；以富貴之交而厭薄貧賤之交，貧賤者必有不平
之心。內不平而氣相和者多矣，心和而氣平者寡。幾人臣之君
子，達而在上，必不遺故舊，出於真情，以勤勞為之賞貴，諸
無憾，貧賤者無怨，可以質諸鬼神而無愧朋。

伐木許許（呼古反），
友之義始終如一，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釃（所宜反）酒有藇（象呂反）。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扶雨反）。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反），
陳饋八簋（音軌）。既有肥牡（叶已有反），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賦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附錄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酹。曰：其亦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篘狗乃泲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漉酒，此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蘇 尔雅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孔氏曰：[illegible]父與舅辭辭之辭也。簋盛黍稷之器。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孔氏曰：肥牡，將之壯老者。呂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姻戚之際，有釃酒肥羜，宜召朋友宴樂之。

○伐木于阪叶孚[illegible]反釃酒有衍叶[illegible]籩豆有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叶起虔反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

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言皆在也先諸舅一節陵只求者尋即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〇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王姆叔曰下篇云厥妣也鄧氏曰邊豆見我有乾餱乾食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餱之以為豆實毛氏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藪草也蓋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湑我酤我鼓我舞我八字皆倒下句法見古文之妙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眾也〇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附錄 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燕之

說序者得此意而古言律爲至我木官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歡欣說得尤分明道夫何福不除以義如除戎器之除必大歐陽氏曰詩人爾其按此說與不同集傳而義爲勝君者盡循其以爲言嚴氏曰厚謂忠厚之德謂以利於民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消受之也彼小多介利益則民物无不蕃熾此詩曰厚曰益曰殺皆以卽小言之況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覺不言之祝君之福也俾爾單厚俾爾多益俾爾戩穀則欲其每事皆厚皆益皆善謂有一之未厚未益未善不足爲君德之全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焉若盡以爲頌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輔氏言之曰單厚訓盡不如訓獨疊山謝氏曰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況人所稟之薄者如小福不能容載推其甚厚故諸福之來不揣之寡皆若消去而未嘗有焉所謂何福不除也○天保

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无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纂疏】爾雅山脊曰岡歐陽氏曰此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疆竟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以武王以後所作也【纂疏】孔氏曰自殷以上則禴祠烝嘗其王制文也周去夏禴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爾雅曰禴於文氏從約祠言食約歉菜可約嘗之新穀烝進品物孔氏曰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便文也孔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川又言非推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絜酒食祀其先公先王神亦降之多福○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徧爲爾德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羣衆也黎黑

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言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附錄】輔氏曰德者民心所自有而曰徧爲爾德

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徧以莫非不極也○如月之恒胡登反如日之

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

或承恒弦也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附錄】晦菴說天保詩云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

祀先王先公爲言五章則以嘏爲尸傳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故末章

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頌之殺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考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膺是福也先生曰然

時舉問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將新葉已生木犀亦然熹

【纂疏】歐陽氏曰前既欲其因盛則又欲其求久故多引常久不壞之物以爲况朱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所陳使我

君皆承之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復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亦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叶則故反）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家叶古乎反）玁（玁音險）狁（狁音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興也）

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時挙說采薇首章言戍人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盡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比其事恐如此先生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時挙

鄭氏曰戎見草[illegible]作今

匈奴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期在歲暮也嚴氏曰新詩為軍士自討之辭亦因不歸期以安其心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烈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發明】李氏曰始遣時薇始生此其後始長而柔又其後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亦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無胡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反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

而三捷不【疏】孔氏曰爾下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也蓋以常棣之華占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蒲北反豈不日戒訖力反玁狁孔棘

騤騤彊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戒警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庇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其急不可以忝備也【疏】嚴氏曰遣將卒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對言左傳左執鞭弭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齟齬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纂疏】嚴氏曰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亦莫止首尾中言亦可寧以安其心也王氏曰人情所患莫大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幾於不得其所而無所告訴今歌詩遣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又曰玩味此詩戍役用命文王有以感之矣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躰羣臣所謂恤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此詩合觀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牧叶莫狄反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來叶六直反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載叶節力反王事多難維其棘矣難乃旦反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御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纂疏】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疊山謝氏曰此章有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能難之忠傳稱文王[illegible]事君之忠於此可見○一說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illegible]伯雖得專征必以天子命行之王亦紂也下同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似醉反○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彼旟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附錄

子諸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旌旗未展惟卷而肆之引左氏建旆不旆故曰此猶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訏也先生曰此詩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讀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退不作人之類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正東萊說詩忒巧詩工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時半

[illegible]說

爾雅曰旄犛牛毛嚴氏以繼旐曰旆旐以全帛爲之繢旐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不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亦揚

起也又曰二章述其前時之心懼以慰勞之也疊山謝氏曰孔子曰行三軍則誰與必也臨事而懼兵凶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眾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於是車馬眾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王氏曰朔方近玁狁之國王氏曰此章述其守衛之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前所謂之

所謂往達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附錄】子書問簡

書有二說先生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畢辛

【附錄】王氏曰黍稷方華季夏時也兩雪載塗春末始釋時也獫狁在北混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嚴氏曰此章述南仲承命西伐之事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此言將率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爲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說却繇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附錄】嚴氏曰喓喓草蟲六句與召南同義詩之爲言聊也蓋不勝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

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纂疏】蘇氏曰蘩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為室家之言也獨言玁狁者本出師所主也采芑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以不戰言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興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今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今何為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放此【纂疏】杕杜見上杕杜○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纂疏】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

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檀車幝幝尺善反　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　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illegible]杞枸杞見四牡孔氏曰我君子公以君子之父母

○匪載匪來叶六直反　憂心孔疚叶訖力反　期逝不至叶朱力反　而多為恤　卜筮偕止叶舉里反　會言近止叶渠紀反　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illegible]王氏曰而多為恤飢渴疾病敗死傷敗是何期逝不至也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服於役詠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出揚之水鴇羽采綠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illegible]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眾心也入而振旅則殊

草中耕貴賤定衆志也游氏曰此東勞卒故美其功伐
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
其情使民忘其
死以忠於上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声无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
礼考之以為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
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
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
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
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礼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
見上下篇

華黍 笙詩也鄉飲酒礼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礼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
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声而无詞明
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

焉如投壺賓鼓辭鼓之節而亡之耳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illegible]魚麗諸篇皆君所以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答賓如今宴飲後諸之類亦有閒叙賓客辭者笙書載客辭舞騶十以歌客旡觴備亦此意古人以燕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待以歌之必大[illegible]毛氏曰罶曲梁寡婦之笱孔氏曰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故謂寡婦笱耳非真寡婦所作也王氏曰魚梁必用薄笱乃創須梁可得大魚罶所得小魚耳濮氏曰鯊魚多鱨有種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又曰因罶言竹罶向足以得巨魚而乃有魚如是之多自謙不足以致賢而乃賓客如是之衆雖出也主人不求於旡酒也美而且多多而且有則取之不竭矣言酒則饌之言物則所詠者豈真謂罶中之魚哉謂曲梁之笱果可以得如是衆多之魚哉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鱨揚也〔補〕嚴氏曰鯋鮀也見陳衡門手鄭皆以禮爲

又曰鯊鮀也 鯋鰕本草云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有北山

漢書亦謂之鯉魚此通稱皆與毛同舍人謂鱧

洛陽音䲚詳謂鯇以鯉頰狹而厚嚴氏從鯇說 ○魚麗于

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此羽已反〕○賦也鰋鮎也有似之也〔補〕嚴氏曰毛

以鯷鰋鮎鯷郭璞云今鰋額白魚難今偃額白魚也禾質黃色言似

鮎鯷本草曰鯷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有

赤白黑三種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何反〕賦也 ○物其旨矣

維其偕矣〔叶舉里反〕賦也 ○物其有矣〔叶羽已反〕維其時矣〔叶上紙反〕

賦也蘇氏曰多則惡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又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九教反下各二反○賦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罩籗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嚴氏曰嘉魚食乳泉出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一說丙地名常以三月取之○侯氏曰籗助角反亭云樂與賢已之不切若太平之君子則衍樂矣遂凌後儒謂是專指成王而斯自此篇以下為成王詩則寖失其本大不可也詩人本方有嘉魚或罩罩之或汕取之以興君子有酒則以與嘉賓燕樂之○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興也汕樔也衎樂也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樔音巢今之撩罟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

之取義者說以比而實興也【纂疏】樛木見周南瓠見匏有苦葉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力直陵之二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或加字思興也

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詞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无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纂疏】鵻見四牡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說見魚麗

崇丘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附錄】詩便有感發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才

此說定便可了一詩之意必大附錄李氏曰來兗州人亦以爲燕謂之燕亦然○一說嚴氏曰通上兩篇皆一時樂工之所歌前既以君子屬主人不應至此遽轉而之他此詩言南北山有如是不一之草木以與君子於人何所不容其心不亦樂哉宜其邦家之安榮斯民之愛戴壽考之無窮聲名之日盛而安養之福且及於後嗣中樣而歌詠之莫非祝頌之辭也○愚恐亦疑已廣詩分明稱天子萬千天子萬壽恐實不可當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也

附錄嚴氏曰桑可蠶以爲衣楊蒲柳見秦車鄰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附錄陸氏曰杞山木理白而滑其子爲木蝱入藥

○南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直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附錄栲杻見唐山有樞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樂只君子保艾五蓋

反**黃耇**下五反○與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
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子善問枸
黃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附錄】曰機枸子
建陽謂之皆拱子〻謂之癩漢指頭吾鄉呼為亲勾味甘而解
酒㪚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
亦醞內【輯錄】曹氏曰楰宮
不成節室之良材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說見魚麗

由儀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呂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
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
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
之言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
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
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
而歌【輯錄】嚴氏曰蕭香蒿也秋也斗祭之高也
之也濮氏曰言處有名譽而能居之也○**蓼彼蕭斯零**

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纂疏】濮氏曰壽考不忘知其終老不忘君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礼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待礼反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礼反○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纂疏】濮氏曰其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敕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所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纂疏】東萊呂氏曰周礼注和鸞皆以金為鈴其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與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纂疏】歐陽氏曰露以夜降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中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纂疏】嚴氏曰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纂疏】杞見鄭將仲子棘見邶凱風疊山謝氏曰古者用人多取其明允舜舉八元曰明允篤誠采芑曰顯允方叔而此詩曰顯允君子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

令儀與也雖〻乖也令儀言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集傳〕桐椅見定之方中 嬰山謝氏曰豈弟君子之情多樂易小人之情多發豈弟者必君子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附錄〕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先生云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讀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 時舉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詩卷第九